

## 有一種變遷叫距離

禾 禾

冬天的北京是美麗而充滿夢幻色彩的，至少對於雲帆這個來自南國的女孩。B大的校園裏銀裝素裹充盈着滿目的白色，草坪蓋上了一層晶瑩的雪褥，古色古香的紅磚教學樓的屋頂上也被白色襯得格外耀眼。尤其是雪壓枝頭發出的咯咯聲，彷彿那纖細的小松枝在撒嬌似的。樹下挽手走過一對緊挨着的情侶，那女孩一串咯咯咯的笑聲隨之一路而去。每當這時，雲帆總會抿起小嘴會心一笑，思緒便飄到千里之外的那個沒有冬天的城市，心裏感到異樣的溫暖。

在那個城市裏沒有寒冷的感覺。可是睿哲卻不喜歡這個城市，也不是討厭，卻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行走在鱗次櫛比的鋼筋森林中，總感到那甚高的直入雲霄的建築像是要壓在頭頂讓人喘不過氣來。商場裏永遠有亮得刺眼的燈光和層出不窮的櫥窗裝飾，看得多了往往叫人頭暈目眩。口袋裏的鈔票總是以一種令人難以察覺的驚人速度流失着。可是，卻有如此多的人為這個城市着迷。城市繁華的程度是和人流的密集度成正比的。這是睿哲行走在街頭總結而得的結論。

令喜歡獨來獨往又沉默寡言的睿哲唯一感到幸福和滿足的時刻便是每隔兩三天跟雲帆的一通電話。每次都是這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在電話那頭說個不停，瑣碎到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睿哲總是默默地聽着，適時地應合着。「你知道嗎？我們這裏

昨天夜裏又下雪了，好大啊……」雲帆優勢也會忽然停下來，「……呃，你怎麼不說了？跟我說說，你們那裏怎麼樣啊？香港有多冷？真的連毛衣也不用穿嗎？」睿哲笑着一一解答完這些問題，卻很少作描述。弄得雲帆常常要問：「香港不是可好玩了嗎？怎麼聽你說起來這麼沒勁啊？那不如你轉學來北京吧？我們就可以一直在一起啦……」

睿哲和雲帆的相識還要追溯到高一，那時睿哲從同校的一個普通班轉到重點班去，低着頭作完自我介紹便回到老師給安排的角落的位置。因為有一種「獨在異鄉」的感覺，少言的睿哲就更加沉默了。唯一可以說上幾句話的也就是班長來問話的時間，班長就是雲帆。雲帆起初並不在意這個被人視若空氣的男生，只是後來風聞這個男生在普通班裏也曾經擔任班長，從來不用心學習就能考全班第一，是在家長託關係之下找了校長才轉到重點班來的。雲帆對「託關係」這種說話非常反感，便隨口替睿哲辯解了一下：「人家是因為學習好才能轉來我們班的。」沒想到反招來一句：「不會你對那小子有意思吧？」從此雲帆再閉口不提睿哲的事，也盡量少與這個男生接觸。但是不知怎的，那一次尷尬之後，雲帆有時反而會偷偷看這個坐在角落裏的男生：清晰的臉部輪廓透着幾分堅毅，而一副細邊眼鏡又襯托出書生的氣質。睿哲果然身手不凡，來到重點班不出一個學期就開始動搖雲帆一直保持着的的第一的位置。

在這個班級裏，還是有一個對睿哲比較熟知的人，她叫慧恬。由於慧恬和睿哲兩人的父親是生意上的合夥人，因此兩家頗有世交。他們的母親彼此都很鍾意對方的子女，有結為親家的念頭。雖然從小睿哲就常常跟慧恬一起玩，但睿哲卻對母親的想法不以為然。慧恬小時候會很親暱地叫：「睿哲哥哥，睿哲哥哥陪我玩……」說完還要順便撒一下嬌。可是長大了反而

再也不這麼叫了，特別是又在同一個班級中，慧恬也幾乎不會主動去找睿哲說話，彷彿兩人約好都不認識對方似的。也許是因為害羞，也許是心中另一種古怪的感覺在作怪。

慧恬自己心裏還有第三個理由。雲帆是和慧恬從小學一直到高中的好朋友。兩人好到可以用一個碗吃飯，經常躺在一起作白日夢，互訴心事。因為兩人都是家中的獨生女兒，便視對方如親姐妹。每一個周末幾乎都是兩人一起在其中一人的家中度過的，上學時更是形影不離。兩人之間一直沒有甚麼秘密，她們在一起也常交流對男生的看法。女孩子到了這個年紀，已經開始慢慢注意異性和自己的變化了。雲帆的一舉一動自然逃不過慧恬的眼睛。她看得出雲帆對睿哲的在意，心中也暗暗為此而苦惱：萬一讓雲帆知道了我與睿哲的關係該怎麼辦？好在慧恬比較能掩飾自己，加上睿哲可能是無意的配合，雲帆和其他同學都沒有看出慧恬和睿哲如此相識。慧恬和雲帆還是那樣的好朋友，雲帆也開始向慧恬傾訴自己對一個男孩產生好感。在慧恬的追問之下，答案果然沒有猜錯。慧恬起初笑着作為一個局外人來開導雲帆：「不要太在意他對你的感覺。他這個人比較沉默嘛。不要亂猜了。」記得有一次，雲帆聽完突然揚起頭來看着慧恬說：「恬，我怎麼感覺你很了解他？」當時，慧恬愣了一下，忙說：「我也只是猜的，再說我局外人嘛，看得比你清楚……」

慧恬當時非常地緊張。然而更加讓她無法控制的是她隱隱的擔心竟然慢慢變成了現實：她以前一直認為自己對睿哲的感覺只是兒時的兄妹般的情感加上長輩談笑時的幾分尷尬。而突然間，很鮮明地，她發現自己從小到大都一直執著地喜歡着一個男生，這個男生就是睿哲。當慧恬意識到這點的時候她感到非常地擔憂和苦惱。她知道這份感情不能滋長起來，然而她已

經不能很平靜地面對雲帆的傾訴。她害怕因此而影響她與雲帆之間的友情。在高二的下半學期中，慧恬幾乎一直生活在憂慮和自責中，她甚至厭惡自己不該有這樣的情感產生。

直到了高二結束的暑假，慧恬的媽媽突然決定把慧恬在高三前送到澳大利亞去唸書，這樣一來就可以不用參加國內這場最為激烈的鏖戰——高考。本來慧恬的媽媽最擔心的是從小在家嬌慣的慧恬會不捨得離開舒適安逸的家獨自前往千里之外的異國他鄉留學，誰料慧恬竟答應得非常爽快。其實，慧恬把這次出國的行動看作是唯一能令自己擺脫矛盾與自責深淵的契機。而這一點也只有她自己心裏清楚。一切都開始籌備，連手續都異常順利地通過了，慧恬很快就收到墨爾本最著名的高中的錄取通知。慧恬的媽媽對此驚訝之餘更多的是高興，一邊幫女兒收拾行李，一邊也不忘到處炫耀。

慧恬覺得一切都辦理得很妥當除了一件事讓她不能心安。就是她自始至終不敢告訴雲帆她要離開，她不知道怎麼開口說，雲帆又要怎麼想。可是拖得越久，慧恬心裏就更加感到忐忑。直到一天她接到了雲帆的電話，一陣沉默，慧恬心裏一沉，然後是低低的抽泣。「你真的要走？為甚麼一直不告訴我？」「因為，我怕你知道了難過。」「真的，你就那麼毅然地走？你忘了我們約定一起考一所大學的？」「……我，沒有，可是……」「好吧，你既然都決定了。你走之前我會去送你的。」「……」

慧恬動身的前一天，雲帆來到慧恬的家中。兩人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親密地聊了好久。回憶起過去的點點滴滴總是令人感到溫暖和快樂的。末了，雲帆拿出了一份包裝精美的禮物。慧恬接過禮物，包裝盒裏是一個質地很厚實的陶瓷杯子，杯身上畫着兩個手挽手的小人，邊上用英文寫着幾行

字：“Our lives were brought together for a reason and I will always be grateful.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your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Thank you for being a part of my life.”

慧恬已經不能再抬頭看雲帆的臉，她知道對面肯定也和自己此時一樣掛滿淚珠。她低聲說：「對了，帆，你要把握住機會！」「甚麼機會？」「呵，你別裝傻了。除了高考，還有……睿哲啊」

雲帆慢慢回到自己的生活軌道中，紛擾而來的高三的課業有時也是可以用來麻木一下人的感情。半年中雲帆只接到慧恬打來的一個電話和一個裝有樹袋熊公仔的包裹。想必慧恬正在努力適應一個陌生的環境，她應該比我更辛苦。雲帆漸漸習慣了沒有慧恬陪伴的生活。

高中生活的最後一個寒假到來了，在國內這場激烈的競爭中，為了備戰高考，在這個假期通常是不會高三學生有允許休息的時間。但雲帆卻幸運地接到了B大冬令營的邀請函，雲帆知道凡是被邀請參加冬令營的同學，只要在營會中發揮出色，順利通過測試就算是被提前招生進入B大。這次班上分到兩個這樣的名額，與雲帆一道前往的還有一個同學，自然是優秀的睿哲。雲帆心裏感到很甜蜜，對這次的冬令營充滿了憧憬。

在去冬令營的火車上，睿哲開始注意到這個平日裏嚴肅冷漠此刻卻格外健談的「班長」，兩人發現彼此都有相同的興趣：都喜歡看NBA和英超的球賽，都喜歡聽Muse的歌，都常被別人誤認為是「學習狂」……火車隆隆有聲地向北京駛去，夜半寂靜的車廂裏跳動着兩顆年輕的相互碰撞的心。

冬令營的主辦方似乎忽略了這是一群即將上高考考場的精神緊張的高三學生，一連數天包下旅遊車拉着同學們跑遍京城各大旅遊景點：過去只在電視上欣賞到的故宮的恢宏殿宇原是

如此真實地氣勢逼人；目睹曾經在歷史書上讀到的圓明園更令人痛心疾首；長城果然名不虛傳綿延在不盡的群山峰巒之上；頤和園的十八孔橋確是一個恬靜而又充滿浪漫氣息的地方……一路上雲帆都是那麼地興奮，除了第一次親身感受到這諸般美景在眼前的真實的震撼，更有一個藏在心底的理由：睿哲不善交際的性格恰恰能夠使得他常常陪伴在自己身邊。雲帆當時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甚至有時會暫時忘卻即將到來的那場壓力巨大的考試。

冬令營的最後一天是優秀生的選拔考試，也即是B大提前的招生。考試分為筆試和面試兩部份，筆試綜合了高中所有學過的課程的內容，面試則是直接與B大的教授面對面回答各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冬令營美好的時光很快過去，營員們在B大門口合影分別，很快收拾行李各自奔赴回鄉。在回到家中的第一個晚上，雲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卻失眠了，她拿出手機，寫了一條短訊：「你知道嗎？在旅遊車上你靠在我肩頭睡着的樣子真的很可愛。」從通訊錄中翻出睿哲的號碼，卻是不敢發送。猶豫了很久，終於鼓起勇氣，按下了發送的按鈕，之後便是心跳得像有十隻活蹦亂跳的小兔在裏面，也不知怎的就在一陣混亂的感覺交織中疲倦地睡着了。

B大的提前錄取名單在4月初公佈了，雲帆緊張地上網查詢結果，雖然她對錄取不抱太大的希望，因為她覺得上次的考試沒有發揮得很好，也許是當時心裏還沒能平靜下來。結果果然不出她所料：沒有被B大錄取。然而第二天當雲帆走進教室，在熙熙攘攘人群的喧鬧聲中，她得知睿哲被B大錄取了。頓時，雲帆陷入了巨大的失落和迷茫之中。好幾天，她都不願回頭去看睿哲一眼，刻意地避開他，雖然睿哲似乎幾次想對雲帆解釋幾句甚麼，但雲帆都迅速跑開，避免一切的尷尬和一種說不明

的嫉妒。過了一個星期，雲帆終於想通了，睿哲已經上了B大豈不更好？憑借自己的實力，雲帆相信自己能夠在高考之時考上B大。只要現在開始，再努力一點拼搏一下，到時候把所有志願全填成B大。在雲帆餘下的對高中生活的記憶裏，全是無數個奮鬥到深夜的靜寂和瘋狂做題後的疲憊……因為一切的努力只有一個目標：考上B大；一切的辛苦也有一個動力的源泉：為了和睿哲在一起。

皇天不負有心人。果不出所料，在6月的鏖戰之後，雲帆得知自己被B大最知名的專業錄取，而更加開心的是，大學的四年都可以無憂無慮地跟睿哲在一起了。看着鏡中的自己，雲帆都會不自覺地笑出聲來。睿哲很快給雲帆發來祝賀的短信，卻沒有表現出兩人可以在一起上大學的欣喜。在那個酷熱的暑假裏，雲帆和睿哲見了好幾次面，其中有和同學一塊出來玩的，也有兩人單獨的約會。兩人的關係也已經變得心照不宣了，雲帆在心裏竊喜着這樣的發展。

8月初的一天，睿哲主動打電話約雲帆出來。在電話中的語調似乎很鬱悶。雲帆心中有隱隱的擔憂，卻也不敢多問甚麼。坐在Spark的咖啡廳裏，雲帆默默低頭攪着杯中的咖啡。「你真的要去香港C大？」「是的，至少我已經答應了學校，你知道我的理想是應用生物學，或許C大要更適合我。」睿哲輕輕地回答。「那你之前為甚麼不告訴你報名了C大？」雲帆有些抱怨。「我怕影響你高考……況且我也不確定……」睿哲動了動嘴唇，還想說甚麼，卻又止住了。「或許他在乎的根本不是我。」雲帆的心為了睿哲涼透了，只是傷心得不想說出來。

睿哲把雲帆送到了地鐵，當車門關上的那一剎那，雲帆突然明白這是現實帶給她的又一次離別。先是好朋友的離去大洋

彼岸，再一次是和喜歡的人分開在兩個城市。她不知道前面的境況會如何發展。但有一點雲帆清楚：人的情感一旦面對空間和時間的隔開，往往會變得脆弱起來。即便是用電波和網絡的聯繫也會受到現實環境的左右……想到這裏，雲帆無奈而痛苦地輕輕啜泣起來。

在墨爾本市中心花園的長椅上，慧恬靠着一個英俊男孩寬闊的肩膀，抬頭看着天上的月亮，心想：雲帆，你在大洋的另一岸看到的也是和我一樣的這輪月亮嗎？你還在堅守和睿哲的那份感情麼？慧恬對睿哲的好感早已因為時間和距離以及身邊男孩的介入而消失殆盡。而身邊出現的那些新的朋友，新的玩法，新的圈子也已把昔日的好友雲帆擠到一個只有通過回憶才會浮現的角落。雖然兩人拿起電話還是會有很多聊天的內容，但大部份已經是回憶了……想到這裏，慧恬有一點點的失落，雖然她是一個不太愛回憶的人。

在Stanley的海灘上看潮水不斷地拍打着岸邊的岩石，反反覆覆，毫不懈怠，睿哲不清楚自己有多喜歡雲帆，這種感情究竟只是身處異鄉想找個孤寂的依靠還是出於真正勇敢承擔責任的愛。如果只是前者，那麼自己有的只是自私和逃避……想到這裏，睿哲心裏抽搐了一下。